

華氏遺書

第四册



章氏遺書卷第三

文史通義內篇三

蕭山王宗炎編次

吳興劉承幹校訂

辨似

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言者心之聲善觀人者觀其所
言而已矣人不必皆善而所言未有不託於善也善觀
人者察其言善之故而已矣夫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
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恐其所言
不出於意之所謂誠然也夫言不由中如無情之訟辭
窮而情易見非君子之所患也學術之患莫患乎同一
君子之言同一有爲言之也求其所以爲言者咫尺之

閒而有霄壤之判焉似之而非也

天下之言本無多也

言有千變萬化宗旨不過數端可盡故曰言本無多

人則萬

變不齊者也以萬變不齊之人而發爲無多之言宜其迹異而言則不得不同矣譬如城止四門城內之人千萬出門而有攸往必不止四途而所從出者止四門也然則趨向雖不同而當其發軔不得不同也非有意以相襲也非投東而僞西也勢使然也

樹藝五穀所以爲烝民粒食計也儀狄曰五穀不可不熟也問其何爲而祈熟則曰不熟無以爲酒漿也教民蠶桑所以爲老者衣帛計也蚩尤曰蠶桑不可不植也詰其何爲而欲植則曰不植無以爲旌旗也夫儀狄蚩

尤豈不誠然須粟帛哉然而斯民衣食不可得而賴矣
易曰陰陽不測之爲神又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
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此
神化神妙之說所由來也夫陰陽不測不離乎陰陽也
妙萬物而爲言不離乎萬物也聖不可知不離乎充實
光輝也然而曰聖曰神曰妙者使人不滯於迹卽所知
見以想見所不可知見也學術文章有神妙之境焉末
學膚受泥迹以求之其真知者以謂中有神妙可以意
會而不可以言傳者也不學無識者窒於心而無所入
窮於辨而無所出亦曰可意會而不可言傳也君子惡
夫似之而非者也

伯昏瞀人謂列御寇曰人將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也
乃汝不能使人毋汝保也然則不能使人保者下也能
使人毋保者上也中則爲人所保矣故天下惟中境易
別上出乎中而下不及中恆相似也學問之始未能記
誦博涉既深將超記誦故記誦者學問之舟車也人有
所適也必資乎舟車至其地則舍舟車矣一步不行者
則亦不用舟車矣不用舟車之人乃託舍舟車者爲同
調焉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

畢竟與孔門
一貫不似

程子見謝上蔡多識
經傳便謂玩物喪志

理之初見毋論智愚與賢不肖不甚遠也再思之則恍
惚而不可恃矣三思之則眩惑而若奪之矣非再三之

力轉不如初也初見立乎其外故神全再三則入乎其
中而身已從其旋折也必盡其旋折而後復得初見之
至境焉故學問不可以憚煩也然當身從旋折之際神
無初見之全必時時憶其初見以爲恍惚眩惑之指南
焉庶幾哉有以復其初也吾見今之好學者初非有所
見而爲也後亦無所期於至也發憤攻苦以謂吾學可
以加人而已矣泛焉不繫之舟雖日馳千里何適於用
乎乃曰學問不可以憚煩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
夫言所以明理而文辭則所以載之之器也虛車徒飾
而主者無聞故溺於文辭者不足與言文也易曰物相
雜故曰文又曰其指遠其辭文書曰政貴有恆辭尚體

要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記曰毋勦說毋雷同則古昔稱先生傳曰辭達而已矣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經傳聖賢之言未嘗不以文爲貴也蓋文固所以載理文不備則理不明也且文亦自有其理妍媸好醜人見之者不約而有同然之情又不關於所載之理者卽文之理也故文之至者文辭非其所重爾非無文辭也而陋儒不學猥曰工文則害道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

陸士衡曰雖杼軸於予懷恍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蓋言文章之士極其心之所得常恐古人先我而有是言苟果與古人同便爲傷廉愆義雖

可愛之甚必割之也韓退之曰惟古於文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勦襲亦此意也立言之士以意爲宗蓋與辭章家流不同科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宇宙遼曠故籍紛揉安能必其所言古人皆未言邪此無傷者一也人心又有不同如其面焉苟無意而偶同則其委折輕重必有不盡同者人自得而辨之此無傷者二也著書宗旨無多其言則萬千而未有已也偶與古人相同不過一二所不同者足以概其偶同此無傷者三也吾見今之立言者本無所謂宗旨引古人言而申明之申明之旨則皆古人所已具也雖然此則才弱者之所爲人一望而知之終歸覆瓿於事固無傷也乃有黠者易古人之

貌而襲其意焉同時之人有創論者申其意而諱所自焉或聞人言其所得未筆於書而遽竊其意以爲已有他日其人自著爲書乃反出其後焉且其私智小慧足以彌縫其隙而更張其端使人瞢然莫辨其底蘊焉自非爲所竊者覲面質之且窮其所未至其欺未易敗也又或同其道者亦嘗究心反覆勘其本末其隱始可攻也然而盜名欺世已非一日之厲矣而當時之人且曰某甲之學不下某氏某甲之業勝某氏焉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

萬世取信者夫子一人而已矣夫子之言不一端而賢者各得其所長不肖者各誤於所似誨人不倦非瀆蒙

也予欲無言非絕教也好古敏求非務博也一以貫之
非遺物也蓋一言而可以無所不包雖夫子之聖亦不
能也得其一言不求是而求似賢與不肖存乎其人夫
子之所無如何也孟子善學孔子者也夫子言仁知而
孟子言仁義夫子爲東周而孟子王齊梁夫子信而好
古孟子乃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求孔子者必自孟
子也故得其是者不求似也求得似者必非其是者也
然而天下之誤於其似者皆曰吾得其是矣

繁稱

嘗讀左氏春秋而苦其書人名字不爲成法也夫幼名
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此則稱於禮文之言也

非史文述事之例也左氏則隨意雜舉而無義例且名字謚行以外更及官爵封邑焉一篇之中錯出互見苟非註釋相傳有受授至今不復識爲何如人也是以後世史文莫不鑽仰左氏而獨於此事不復相師也

史遷創列傳之體列之爲言排列諸人爲首尾所以標

異編年之傳也然而列人名目亦有不齊者或爵淮陰侯之

類李將軍或官之類或直書名雖非左氏之錯出究爲義例

不純也或曰遷有微意焉夫據事直書善惡自見春秋之意也必標目以示褒貶何怪沈約魏收諸書直以標題爲戲哉況七十列傳稱官爵者偶一見之餘並直書姓名而又非例之所當貶則史遷創始之初不能無失

云爾必從而爲之辭則害於道矣

唐末五代之風詭矣稱人不名不姓多爲諧隱寓言觀者乍覽其文不知何許人也如李曰隴西王標瑯琊雖頗乖忤猶曰著郡望也莊姓則稱漆園牛姓乃稱太牢則詼嘲諧劇不復成文理矣凡斯等類始於駢麗華詞漸於赤牘小說而無識文人乃用之以記事宜乎試牘之文流於苗軋而文章一道入混沌矣

自歐曾諸君擴清唐末五季之詭僻而宋元三數百年文辭雖有高下氣體皆尙清真斯足尙矣而宋人又自開其纖詭之門者則盡人而有號一號不止而且三數未已也夫上古淳質人止有名而已周道尙文幼名冠

字故卑行之於尊者多避名而稱字故曰字以表德至
表德不足而加之以號則何說也流及近世風俗日靡
始則去名而稱字漸則去字而稱號於是卑行之於所
尊不但諱名且諱其字以爲觸犯豈不諂且瀆乎孔子
曰名不正則言不順稱號諱字其不正不順之尤者乎
號之原起不始於宋也春秋戰國蓋已兆其端矣陶朱
鵲夷子皮有所託而逃焉者也鵲冠鬼谷諸子自隱姓
名人則因其所服所居而加之號也皆非無故而云然
也唐開元閒宗尙道教則有真人賜號南華冲虛之類法師賜
號葉靖法太真王女冠賜號太真王僧伽賜號三藏法師之類
號師之類女冠賜號太真王僧伽賜號三藏法師之類
不始開元今此則二氏之徒所標榜後乃逮於隱逸
以陳

林逋之類則播及於士流矣然出朝廷所賜雖非典要猶非本人自號也度當日所以榮寵之意已死者同於謚法未死者同於頭銜蓋以空言相賞而已矣

自號之繁倣於郡望而沿失於末流之已甚者也蓋自六朝門第爭標郡望凡稱名者不用其所居之本貫而惟以族姓著望冠於題名此劉子元之所以反見笑於史官也沿之既久則以郡望爲當時之文語而已矣既以文語相與鮮新則爭奇弔詭各隨其意自爲標榜故別號之始多從山泉林藪以得名此足徵爲郡望之變而因託於所居之地者然也漸乃易爲堂軒亭苑則因居地之變而反託於所居之室者然也初則因其地

而後乃不必有其地者造私臆之山川矣初或有其室而後乃不必有其室者構空中之樓閣矣識者但知人心之尙詭而不知始於郡望之濫觴是以君子惡夫作俑也

峰泉溪橋樓亭軒館亦旣繁複而可厭矣乃又有出於

諧聲隱語此則宋元人之所未及開而其風實熾於前

明至近日也

或取字之同音者爲號或取字形離合者爲號

夫盜賊自爲號者

將以惑眾也

赤眉黃巾其類甚多

娼優自爲號者將以媚客也

燕鶯

媚素之類甚多

而士大夫乃反不安其名字而紛紛稱號焉其

亦不思而已矣

逸囚多改名懼人知也出婢必更名易新主也故屢逸

之因轉賣之婢其名必多所謂無如何也文人旣已架字而立號苟有寓意不得不然一已足矣顧一號不足而至於三且五焉噫可謂不憚煩矣

古人著書往往不標篇名後人較讐卽以篇首字句名篇不標書名後世較讐卽以其人名書此見古人無意爲標榜也其有篇名書名者皆明白易曉未嘗有意爲弔詭也然而一書兩名先後文質未能一定則皆較讐諸家易名著錄相沿不察遂開歧異初非著書之人自尙新奇爲弔詭也

有本名質而著錄從文者有本名文而著錄從質者有書本全而爲人偏舉者有書本偏而爲人全稱者學者

不可不知也本名質而著錄從文者老子本無經名而

書尊道德莊子本以人名而書著南華之類是也漢稱

唐則勅尊南華真經在開元時隋志已有南華之目本名文而著錄從質者劉安

之書本名鴻烈解而漢志但著淮南內外蒯通之書本

名雋永而漢志但著蒯通本名之類是也雋永八十一首見本傳與

志不書名本全而爲人偏舉者呂氏春秋有十二紀八

覽六論而後人或稱呂覽屈原二十五篇離騷特其首

篇而後世竟稱騷賦之類是也劉向名之楚辭後世遂爲專部書名本

偏而爲人全稱者史記爲書策紀載總名而後人專名

太史公書孫武八十餘篇有圖有書而後人卽十三篇

稱爲孫子之類是也此皆較讐著錄之家所當留意已詳